

人文视点

节后漫说移民“文化年”



王寅送福（版画） 任昱

春节自乡间老家返湖州上班，父母依旧让带了些年糕。之前几个早餐，吃着这糯米晚粳米六四配比、邻村种粮大户自产稻米加加工的年糕，感觉特别得糯软可口，父母由是还在我行前的袋子里追加了量。

年糕，谐音“年年高”，乃农历年前年后的应时食品。古诗云“年糕寓意稍云深，白色如银黄色金。年岁盼高时时利，虔诚祝望财临。”无疑，春节上班后仍能吃上老家土制的软糯年糕，其“年年高”良愿吉语开启壬寅新日子，当滋养天天好心情。

春节习俗的起源，可溯源到原始部落时代。传统的节礼仪式，多与祈福祛灾的愿望有关。遥远的四千多年前，一个被后世称为夏朝的文化先进部落发现了地球绕日运转的规律，创建了夏历，确定了新的轮转开始时间，于是“年”的节日产生了。中国大一统王朝政治承袭奉天承运的神话，将年节习俗推广到全国各地，世代延续，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了年俗传统。

太湖南岸的浙北湖州，2300多年历史的江南古城，美誉“文化之邦”，也是湖笔之都、书画圣地，为曹丕兴、钱选、赵孟頫、吴昌硕……一众艺术大师的故里。和众多的江南地区、水乡市镇一样，浙北的年俗是在不断移民的世代积累中积淀形成的。汉晋唐宋移民，一大批北方士族、皇亲国戚迁至于此，播下高雅文化的种子。世代轮替，人易俗变，湖州的主要文化特质渐次固定下来。湖州人最早记录了除夕守岁时要饮酒的习俗，酒名屠苏。宋朝文学家苏轼的《除日》诗中有句：“年年最后饮屠苏。”

过去，湖州的年俗并非从守岁开始，进入腊月年味就渐浓了。农家多数会以米酿酒，称“腊酒”。腊月初八，僧尼会用白米和各种水果做成腊八粥以供施主，普



大吉图（国画） 叶小舫

茗轶趣谈

唐坤田

湖州城南，是有故事的地方。湖州城南实验学校王真正老师，曾在城南道场公社五城基插队七年，对那里的人和事他至今难于忘怀。

王真正老师插队那个村叫芮家浒。芮家浒是个小村坊，连知青户在内也只有20户人家。而芮家浒的田地都在大包围堤坝之内。田地的北面有个村坊叫姚家庄，南面有个盛家墩。

“十二支烟管”，其实是个滩簧戏。王真正老师插队时，他农民师傅的父亲春荣曾唱给他听。王老师记性很好，近日他把这“十二支烟管”的滩簧唱词整理出来。笔者把它贴在这里，大家共赏。

十二支烟管（滩簧戏）
第一支烟管（么）竹莖箭头（哎哦呵呵）做——（哎）。那那西湾里厢（呵）格杨柳呀春宝，（那）春宝穷得是吃饭吃（呀），到姚家庄阿长（啦）去做长年（呵）。

第二支烟管（么）樺木杆（哎哦呵呵）配铜锅哎。（那）阿长（啦）有个姑娘（呵）叫阿（呀）风。（格）阿风生得娘（是）齐俊（呀），阿长值钿，十八（呀）还吃出闲（呵）。

第三支烟管（么）乌木杆（哎哦呵呵）配铜锅（哎）。（那）春宝（呵）手端

男信女都会去庙里取食。南宋湖州人周密著《武林旧事》记载说：“用胡桃、松子、乳蕈、柿蕈、柿栗之类做粥，谓之‘腊八粥’。”

清末太平天国战争，湖州遭受史载最大的兵燹。大战后人口锐减，迎来了规模空前的移民潮。战争期间外逃到长江以北至黄河流域一带的土著，战争结束后部分回迁，但更多迁来的是河南、湖北、安徽、苏北人，少部分为浙江温州、台州、绍兴、金华人。移民带来了中原文化，对江南文化形成了冲击、渗透，本地文化便逐渐呈现出南北交融、兼容并包的特色。今日湖州300余万人口中，河南信阳地区移民的后裔占到了很大比例，尤其是长兴，迁入者约占总人口的70%。作为“移民县”，如今河南罗山、光山后裔总计超过20万人，占了全县总人口的1/3强。加之长兴地处苏浙皖三省交界，婚嫁联姻，使这种移民文化杂糅得更加丰富。长兴境内的许多家庭，均有或江苏宜兴、或安徽广德等地的亲戚，也常听得这样的艺术、文化趣闻轶事：徐悲鸿曾为长兴煤山界里翻山越岭到隔壁宜兴亲戚家做客者画过人物像，宜兴蒋氏紫砂壶艺家族带着许多长兴徒弟。还有，河南移民集中的泗安地区，将木版年画、跑旱船推广到方圆百里，同时将北方带来的百叶龙之“上桌子”环节，舍弃“硬”功夫而代之以江南的“莲叶飘飘”之“柔”手法，今日风靡国内外；安徽徽州人喜欢过年挂“鸡”图。他们闻名赶到长兴林城乡间，请国立西湖艺专毕业的叶小舫先生画“大吉图”。鸡吉同音寓，古人以鸡入画，自宋代工笔到元代兼工带写，再由明代的折返为工，多取芙蓉锦鸡和菱绦绶带等富贵珍禽之态，近代湘农白石翁以大写意的笔法写乡间鸡雏，寥寥数笔，充满童趣。叶小舫闲时饲鸡放鸭，情有所钟，挥毫画鸡，雄放恣肆，冠厚重，姿轩昂，羽生风，足劲健，颇具英雄气概。徽州客尊德禽为“鸡公”，叶氏鸡画极富王者之气，故此皖南备受欢迎……

每至春节，浙北湖州多是“文化过年”，民风习俗浸润着水乡特有的艺术因子；而一次次“移民”带来丰富杂糅的文化，此中更呈出了别样醇厚之年味。

就说文章开头提到的年糕，作为河南移民子弟，笔者眼前总能浮现“河南人村”里打年糕热气腾腾的场景。最先是在三伯父家。一只大白石，立在庭堂的中央。一俟厨间“好了，起锅”声起，一大蒸笼的糯米和晚米，在一个壮汉的叫喊声中，被飞快倒入石臼。村里叫牛子的家伙，抡起一个大木槌，杭育杭育地打了起来。大冬天，牛子打得热汗直淌。年糕敲白了，在竹匾上被切成块块，围观的小孩子们，眼神早已直勾勾。打糍粑用纯糯米。早已等候的4个小伙子，用木杵从不同方向，将糯米捣来捣去。最后转成一个大整块，被擀平，铺在大竹匾上。大家在



著名学者葛剑雄在长兴讲述“移民与湖州地域文化”（资料图）

等它慢慢冷却下来，以切成规则的小块。那持续的时间，比一年还漫长。我们这些围观的小孩子，只有大人们将规整的糍粑收起来之后，才能分得一两小块边边角角。

读初中后，机器加工代替了土法制糕，而每到放寒假，我们这些娃崽会被拉入打制年糕的队伍。蒋家的年糕加工场里，人山人海，车水马龙。排队。熬煮。不知那机器吐出多少万条白白胖胖的年糕后，才轮到我们。我们被父母从瞌睡中拉醒，“快来翻年糕”。一张张粘满碎屑的竹榻子上，我们的年糕飞也似的，一条接一条来了。必须不停地将这些家伙翻来覆去直至冷却变硬，我们才得歇歇。而若遇雨天，更糟“糕”。大人骂骂咧咧，孩子们裤脚都是泥，稍不留神，泥巴就粘在年糕上。但泥泞和贫困总会过去。当年糕打好后的第二天起床，母亲将上好的糕用红糖给你做上一碗，年底的天空下，你才真感觉，快乐和满足是那样的无边无际。

事实上，在大部分河南移民的头脑里，过年不仅认为是一年的结束，更重要的是，能恭迎祖宗，也“回家过年”。

从阴历十一底开始，一些“规矩”的河南人，就为过年忙开了，包括各项吃食和祭祖物品的准备，有炒冻米、磨年糕粉、打糍粑、腌腊肉、制风鸡风鸭风鹅、网池鱼、杀年猪等。

然后，要把所有的房屋扫除一番，俗名“打扬尘”。清洁的目的，除了物质层面的“除旧迎新”，更重要的是为了接待祖宗回家过年，不使祖宗有些微不快之感。信阳地区迁来的移民家，房屋中间的屋子叫做“中堂”，一股中堂靠北的墙边，前面都摆有条案，案上备有香炉、米碗等祭祀之具，其上的墙面，罗山县来的都挂有“祖宗昭穆神位”中堂条幅，光山县来的都挂有“天地君亲师”中堂条幅。

腊月二十三日（也有二十四日）为祭“鬼神”之日。河南移民称“送灶”，也即过年这一序列的节目开始之时，故又把这天日子叫做“过小年”。送灶的目的，就是希望灶神在上天多说好话，使玉皇大帝来年多降福祉。一些移民家的厨房间，贴着献给灶神的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由此，祀灶所用的祭品，多用糯米饭、糍粑、年糕、糖饴等富有黏性的东西，目的使灶神在享用之后，嘴巴被这些东西黏住，免得到了天上说东道西。除夕的晚上，是“接灶”之日，就是把灶神接回来过年。

插支梅花便过年。除夕夜，吃年夜饭前，要先贴好春联。笔者父亲是教书先生，其时他常常帮村人写春联，河南移民的这种文化习俗，影响了长兴本地人，以后他们也开始贴春联。不但大门贴，中堂

靠大门附近的两侧墙面，各贴着“开门大吉”、“出方大利”，厨房灶台上也贴着“小心火烛”，猪圈羊棚贴着“槽头兴旺”等。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新世纪后的这些年，移风易俗，贴春联简化了一些，也变化、丰富了一些。如湖州地区的市、县书协都组织书法家们“下乡送春联”，家父有一年在港口集镇上领到了中国书协会员所写的对子，而中堂大门，有时是泗安镇上印制的传统木版门神年画。

浙北的河南移民后裔们，原来不太过江南地区极其重视的“冬至”节日，近些也有些开始过了，但大多保留着中原带来的“正月十五”。正月十五，也是元宵节这一天，河南移民们称之为“大年”。笔者年少时，还见着移民人家夜里去户外放灯；今日延续着的，是全家人像除夕夜一样聚在一起，将正月里待客剩下的美食聚拢吃上一餐，谈新年的计划、愿景、冀望。

而过完了十五，才算真正过完了年。人勤春早，一年之计在于春！



岁朝清供（国画） 叶小舫

“十二支烟管”与“麒麟带”

（呵）带人来要（呀）人。（格）春宝阿风伤风败俗（哎）开祠（呀）堂。有人到田横头叫春宝快点逃（呵）。

第十支烟管（么）鹿骨（哎哦呵呵）做——（哎）。（那）阿长（呵）磕头作揖，左邻右舍作（哎）保，（格）族长（是）刀一把握一条，明朝开（呀）祠堂（呵）。春宝被捉，阿风哭骂无用，床横头上勒吊（呵）。

第十一支烟管（么）鹿骨做（哎哦呵呵）做——（哎）。（那）春宝（呵）浑身是伤，爬回看（呀）阿风。（格）阿风坟头哭昏死三通（呀）。“露水”勿管，正经对象反要开祠堂，罪过（呵）。

第十二支烟管（么）羊骨（哎哦呵呵）做——（哎）。（那）阿长请医生求药（呵）给春宝治（呀）伤。（格）春宝从此改姓姚，名字叫其林。其林送走阿长，守阿风坟，今生吃不讨阿娘。

唱词里，有个春宝，还有姚阿长。姚阿长的女儿阿风，真名姚金凤。这几个人的名字跟芮家浒的春宝、姚家庄姚阿长一个字都不掉转。王老师那会儿认识姚阿长。姚阿长，个头有一米八五之余，真正的阿长。因为滩簧戏里名字和现实中的名字一样，所以闹出事情来了。一九四九年正月，湖州戏文班子到碧浪湖双洑演出《活捉姚麒麟》。姚氏族人看到戏文里的人竟跟村上之人姓名一模一样，就气不打一

处来。随即姚阿长带领十几个同伴抄家伙砸戏牌，拆斗门板打演员。打得戏文班子从此不敢来唱戏。

1952年，童俊勇、田燕红等曾把《活捉姚麒麟》改为爱情戏，更名《姚麒麟负张彩贞》。

1956年刘苏重新改编，增添李世忠见义勇为的关目，称《麒麟带》。剧本内容写安吉客棧少女张彩贞，与湖州小贩姚麒麟相爱，后怀孕事败露，姚麒麟竟负心。张彩贞在族长威逼下，自缢身亡。张彩贞鬼魂得悉姚先负心，由义兄李世忠带领，至湖州质问。如姚并无真情，且毫无悔悟之意，即用定情之物麒麟带将其勒死。

这《麒麟带》的故事情节，与滩簧戏《十二支烟管》的故事情节很相似。《十二支烟管》应该是《麒麟带》这一剧目的脚本。

1957年，湖州市湖剧团参加浙江省第二届戏曲观摩演出，获剧本一等奖。此后，《麒麟带》先由浙江越剧二团移植上演，在解决越剧男女对唱上有新的突破。田成效饰姚麒麟，何贤芬饰李世忠，王媛饰张彩贞，张蓉桦饰张彩贞鬼魂。剧本于1957年由东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十二支烟管》《活捉姚麒麟》《麒麟带》，一个故事，多个剧本。从滩簧到湖剧到越剧。在演员们的演绎之下，故事曾经家喻户晓。而“杨柳春宝讨阿娘，要也玩不”这句俗语，仅在芮家浒那一带流传。

茗上漫笔

德清有载“武康虎”

沈建平

2022年是农历壬寅虎年。虎是百兽之王，“虎虎生威”“生龙活虎”这些成语都是说老虎那威猛的气势。

说到老虎，人们会立马想到“东北虎”“华南虎”，这些野生虎的生长栖息地，但没有人会想到“武康虎”的。我们这里属于杭嘉湖水乡平原，山不高、林不密、近人烟，不适合老虎们的活动，但在历史上，武康周边山区确实有过老虎的传闻和记载。

大家先来读一读这两首诗，第一首：“已无新梦到清都，空有高情学隐居。贫尚典衣贪购画，病思弃砚厌求书。围人焚积夜防虎，溪女叩扉朝卖鱼。困即枕书饥即饭，谋生白笑一何疏。”第二首：“停午方为市，孤城只似村。绿溪三里远，附郭百家存。地僻风犹险，山稠日不喧。还闻多猛虎，官道月黄昏。”

第一首是赵孟頫的《德清闲居》，这首诗写于元贞元年（1295）前后，赵孟頫偕管道升回到江南德清，在德清的别业一共住了十二年之久。他每天纵情于山水，与夫人作画、吟诗唱和，度过了人生最惬意的一段时光。那时，时间附近的山上有老虎出没扰民，于是他便让仆人晚上抱薪生火，以驱赶老虎。

第二首诗是洪昇的《过武康》。洪昇，字昉思，清代戏曲家，家住杭州，他经常邀上几个朋友到周边各处游山玩水，他为后人留下了许多山水诗的佳作。这首《过武康》写武康的县城很小，像一个小小的村子，地僻，有山，有老虎。从这首诗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武康是很荒凉的。

上柏偕位于武康“县南一十八里”，南、西、北三面群山连绵，分别有海拔四百多米的荷叶尖山、石城山、龙盘山。发源于西部山区的湘溪港自西而东地贯穿了整个上柏境内，上柏古称“六都”。

道光《武康县志》曾将街谈巷议的传闻，汇编成《佚丛》一卷。里面记载有：“湘溪西三四里有虎，白日攫犬，野人（村民）持械救之。复舍犬搏人，卒赖犬力得脱，盖从后啖其尾也。”

明朝的天顺元年（1457），上柏有一户人家，女儿叫蔡孝女，一次随母亲去自家后面的坡地里采桑叶时，突然从桑园的深处窜出一只老虎来，扑向她的母亲。此时的蔡孝女先是一惊，随后又立马折了一根手臂粗的桑枝，奔向老虎，猛击它的头部。这时，老虎放开她的母亲，向她扑了上来，蔡孝女急中生智，将手中的桑枝插进了老虎张开的血盆大口，直捣它的喉咙。这时，听得呼救声的众乡邻带着器械也纷纷赶来，猛击老虎，直到老虎死去。蔡孝女杀虎救母的故事在当时轰动了整个武康县，后邑人刑部侍郎沈彬作碑文以记其事，并载入《德清县志》。

在武康的历史上，还记载有饲养老虎的故事。石颐寺在莫干山南面的山腰里，莫干山高近千米，四周岗峦环列，竹木交荫。唐咸通五年（864），倪师开山，初名“护国禅院”，后改为“石颐寺”。寺后有泉，名曰“虎跑”，泉水清澈，涓涓有声。据传，倪师开山时，驯有二虎，起名方丈、小空。构筑殿宇时，师以不得泉为病，方入定，有僧告之曰：“吾师得泉也！”俄有虎跑石，泉脉涌流，清冽而甘，因名虎跑泉。

宋武康知县、诗人毛滂有《虎跑泉》诗云：“碧瓦朱甍紫岭东，昂霄松桂响寒风。灵泉清映银床在，无复当年大小空”。清人唐靖在游览石颐寺后也写有：“峰落乌青天半翠，泉飞虎跑夜流虹。只今蹄迹荒村遍，谁是当年大小空。”

最近有关豢养老虎的记载是在二十世纪上半页。1937年，上海青帮头子张啸林金屋藏娇，在莫干山上建一豪华别墅，安置他的第九个姨太太，为博其开心，饲养老虎一只于后院。

张啸林蜜月期一过，回上海去了，只留下娇美的妻子和保安等几个家人在山上。时间一长，那位美貌的小妾与保安私通相好。张啸林知道此事，怒火中烧，回莫干山要杀保安，闻得了风声的保安连忙逃往外地，张啸林赶到不见保安，便将笼中的老虎打死，将他的小妾关进了老虎的笼子里。张啸林本想把她饿死在虎笼里，后又起怜悯之心，将小妾放出后赶出了家门。

武康最后一次有关老虎的传闻已是1945年的冬天。那次，有人说一只老虎被捉后关在武康县政府西面的围墙里，于是整个武康的人都去看。一看，哪里是老虎，原来是一只全身斑斑点点的金钱豹，正张牙舞爪地叫吼着拍打着笼子。

世事更迭，沧海桑田，现在我们这里早已看不到老虎了，但在德清县及周边，还有若干以虎命名的地名和桥梁，我想，它们是过去或多或少地与老虎有着一定的关联，只是无从考证而已。“老虎潭”，它位于吴兴区埭溪镇与德清县交界处的莫干山北麓；“搏虎桥”在武康春晖街，“啸虎桥”可是一座老桥，地点在新市东面的孟西村，据《德清地名志》载：“啸虎桥：建于明代，传说建桥时有老虎的叫声，故名”。

老虎虽然凶残，但在我们这一带，自古以来便有关老虎的图腾和崇拜，比如端午节小孩要穿虎头鞋、戴虎头帽、挂布老虎，额头上用雄黄写“王”字。每年的蚕养时间，在蚕房门上贴上一张纸剪的“老虎头”作为蚕猫等习俗。这些习俗由来已久，它们被用来保佑家人的平安康健和产业的兴旺发达。

